

契訶夾經篇
小說



契訶夫
短篇小說集

上卷

張友松譯

北新書局

1927

一九二七年四月出版
一九二七年六月再版

實價四角半

著者 契訶夫

譯者 張友松

北京東皇城根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的序

俄國文學最顯著的特點便是它的樸實和真實。你讀俄國文學的結構；品，莫想遇着多少浮華的詞藻，莫想遇着多少「情節離奇」的結構；它所能給你的只是活現的人生。

短篇小說是俄國文學當中非常出色的。大致愛好俄國文學的人對於俄國的短篇小說，差不多沒有誰不感覺很濃厚的興趣。這部集子裏的小說的作者契訶夫（Anton Tchekov）便是最能代表俄國短篇小說之特長的一個作家。他有『俄國最大短篇小說家』和『俄國的莫泊桑』的頭銜。不過後面這個頭銜大家多認為不當，因為契訶夫和莫泊桑的精神之不同，正如他們的地位之相似。並且單就他們的地位而論，還有人

說與其稱契訶夫爲俄國的莫泊桑，還不如稱莫泊桑爲法國的契訶夫。這都不是愛好契訶夫的人故意誇大他的話：凡是知道他的作品所表現的人生方面之多，凡是領略到他所寫的人生之真實的，想必沒有人不承認他這種特殊的地位。我們與其說他的作品是描寫人生，還不如說它們就是人生本身，更爲確切。他對於人和事物的了解似乎是無限的，他的了解之深實在是無以復加。你看他的作品，一面看，一面想想你的生活的經驗，你便要覺得契訶夫替你說出了許多你所要說的話，或是平日模糊的感覺得到，却又苦於不能用言詞表露出來的話。我們是中國人，這種感覺也許要差幾分；假如契訶夫生在中國，那我們在他的作品當中所能得到的一定更多了。

契訶夫的小說我最初讀的是一本英文俄國小說選譯裏的。這小小的一篇東西，四五頁罷了，但是他所隱含的人生的悲劇使

我們發生一種多麼悽切的感覺啊！我讀了這篇之後，便讀了他許多的小說，愈讀愈想多讀。讀之不足，便抽了點閒空譯出這部集子，希望與大家共賞。至於譯筆之滯澀，無暇顧及了。

可惜我不懂俄文，只得根據英譯本。展轉重譯，當然不知把原作的風味失却多少。這是很抱憾的。

我所根據的英譯本是 Mrs. Constance Garnett 和 R. E. C. Long 的兩種契訶夫集，和 Thomas Seltzer 編的俄國短篇小說集。Garnett 和 Long 所譯契訶夫的作品都是很受稱贊的，尤其是 Garnett 的譯品。我這部契訶夫小說集一共包含九篇。其中凡卡一篇是曾經有人譯了發表過不止一次的，我因為十分喜歡它，便再把它譯出，收在這個集子裏。這篇是根據 T. Seltzer 編的俄國短篇小說集譯的。兩齣悲劇和蚱蜢是根據 R. E. C. Long 的譯文譯的，後來有了 Garnett 的譯本在手裏，又改正了幾

處。其餘四篇都是根據 Garnett 的譯本譯的。

我這次所譯的，因急於求成，頗嫌譯得太匆忙，我希望以後還能把契訶夫的作品再細心點多譯幾篇。尤其希望精於俄文的朋友們照他的原作譯一些出來。

一九二六，五月十日譯者誌。

目 錄

兩齣悲劇.....	一
阿麗亞登尼.....	三五
哥薩克兵.....	九九
蚱蜢.....	一一三

兩齣悲劇

九月裏有一個黑沉沉的晚上，十點鐘的時候，地方行政會的官醫生紀里洛夫的六歲大的獨生子安得列哀患白喉症死了。醫生的妻子剛在她的死孩子床邊跪下，正要盡情的發洩她那失望後的悲傷的時候，堂屋裏的門鈴忽然大聲的響了。

爲避免傳染的危險起見，所有的僕人都在那天早晨吩咐出門去了；紀里洛夫親自去開門，他身上穿着襯衣，背心的鈕釦還沒有扣上，臉上冒着汗，兩手都被石炭酸燒壞了。堂屋裏黑暗無光，走進來的客人幾乎看不見。紀里洛夫僅僅的辨得出他是個中等身材的人，頸上圍着一條白色的圍巾，面孔很大，面色非常的蒼白——初進來好似

把那堂屋裏的黑暗都照亮了。

「大夫在家嗎？」他急忙的問道。

「我就是大夫，」紀里洛夫回答道，「你要幹什麼？」

「呀，就是你。我真高興呀！」來客說道。他在黑暗之中伸出手去找醫生的手，找着了，便使勁的緊握着它。「我非常……非常的高興。我們是熟人。我的名字叫阿金布……今年夏天我在努契夫飯店和你會過面。你在家裏我非常高興……看耶穌的面子，請你不要拒絕我，馬上和我一同來……我的妻子病得很危險了……我帶來了一輛馬車。」

從阿金布的聲音和舉動，便可以看出他是十分的慌張。他好像一個遭了火或是遇見瘋狗受了驚嚇的人一般，呼吸都不能平靜了。他說話說得很急，聲音發顫，有一種說不出的誠懇和禱氣的乞求的神情在

他的話裏表露出來。但是他也還是像一般受了驚嚇呆了的人一樣，說話時都是用些又短又促的句子，並且雜着許多不相干的無關重要的話。

『我怕的是不能碰着你在家的，』他繼續說道。『我一路坐在車上到這里來，心裏簡直是吃苦……穿上衣服馬上來吧，看上帝的面子……大致的情形是這樣：巴蒲琴斯基——亞歷山大汕米安尼維支——你是知道的，他坐着車過來了……我們談了一會……後來我們就吃晚飯；忽然我的妻子叫喊了一聲，把她的手按在心上，往後倒在椅子的靠背上。我們把她擡到床上……我拿阿摩尼亞洗了洗她的額部，又在她身上撒了些水……她躺着像一個死屍似的……這是血瘤症……來吧……她的父親就是患血瘤症死的……』

紀里洛夫聽着，什麼話也不說。他好似是把他自己本國的話忘却

了。後來阿布金又把關於巴蒲琴斯基和關於他的妻子的父親那些話提了一遍，醫生便搖了搖頭，冷淡無情的一個字一個字的拖長着說道：

『對不住，我不能去……五分鐘之前……我的孩子死了。』

『有這麼會事嗎？』阿布金往後退了一步，喊道。『老天爺，我來的這個時候多麼湊巧啊！真是特別不幸的日子……特別！多麼湊巧

……好像是有意似的。』

阿布金把他的手放在開門的把手上，歪着頭似乎是遲疑的樣子。他顯然是不知道怎麼辦纔好；還是走呢？或是再要求醫生和他去呢？

『你聽我說，』他攔住紀里洛夫的臂膀，懇切的說道：『我完全明瞭你的情形。我在這種時候還要來分你的心，實在覺得不好意思，我並不是假意，上帝可以給我作證，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你自己想想——我能找誰去呢？除了你，這一塊地方再沒有醫生了。來

吧！看上帝的面子！我並不是爲我自己而要來……病的人並不是我。」

隨着靜默了一會。紀里洛夫轉過背向着阿布金，靜靜的站了一會，慢慢的從會客室走進堂屋裏。看他那無定的機械般的步態，看他扯正那沒有點着的燈上面的垂罩和他望着桌上擺着的一部厚書那種細心的神氣——這時候他心裏一定沒有什麼打算，沒有什麼願望，也不想什麼事情；也許連會客室裏有一位客人等着他都忘却了。堂屋裏的月光和寂靜顯然是更增加他的昏迷的程度。他從堂屋裏又走進他的書房的時候，把右腿提得高高的，兩手摸索着門架。他的全身都表示一種異樣的猶豫神情，好似他是在別人的家裏，或是一生第一次狂醉了，莫明其妙的任憑自己受那種新刺激的支配一般。有一道很長的光沿着書房的牆對着那些書架射過來。這道光線和一種濃厚的很近的石

炭酸和伊打酒的氣味一同從一扇微微開着的門裏過來，那扇門是由書房裏通着寢室的。醫生在桌子前面倒在一把靠椅裏。一會兒他好像要睡似的眯視着架上照亮了的書，隨即又站起來，走到寢室裏。

寢室裏充滿了墳墓般的寂靜。裏面的一切，連最微小的東西也算在內，都分明的代表剛纔過完的一番人世掙扎，代表極度的枯渴和最後的安息。一條小凳上點着一支蠟燭，和許多瓶子籃子罐子雜在一起，它和梳裝檯上點着的一盞大燈照亮着這間屋裏。窗戶旁邊那個床上躺着一個小孩，眼睛還是開着的，他臉上露着一種驚訝的神情。他躺着不動，但是他的眼睛似乎一刻一刻的越來越暗，後來便隱沒到他的頭蓋骨裏去了。他的母親跪在床邊，兩手按在他身上，她的臉在鋪蓋的摺疊當中藏着。她也像那小孩一樣，靜止不動；只有她的背的彎曲和她的手放的位置纔可以表現出生命的存在。她全身緊緊的靠住那

床上，又用力，又堅心，似乎是恐怕把她那疲乏的身體所取的平靜而方便的姿式變動了一般。屋裏面牀被衣物罽罐刷子羹匙和地板上一潭一潭的水，混雜得到處都有，那一瓶白色的石灰水和那氣味強烈的悶人的空氣——通通是死的，好似都陷入完全沉寂的狀態了。

醫生在他的妻子身旁站住了，兩手插入他的褲袋裏，回過頭來，把他那注視的目光向下垂注，望着他的兒子。他臉上表露着呆滯的神情；惟有看他的鬚鬚上那些淚珠，纔可以看出他剛纔還在哭泣。

我們談到死的時候所感覺的那種恐怖，這間屋子裏是沒有的。那普遍的麻木，母親的姿式，父親那呆滯的臉色，都顯出幾分可愛的動人的意味；顯出人類的悲哀那種微妙不可捉摸的美，這類美是不能分析也不能描寫的，惟有音樂纔能表現得出來。連這對悲傷的人那種可怕的沉寂裏也顯出美的意味。紀里洛夫和他的妻子都沉默着；他們也

不哭，似乎除了他們的悲傷之深切而外，他們也覺得他們的境界之神秘一般。他們好似在那里想着他們的青春當初如何過去了，想着現在這個孩子一死，他們連再有兒女的權利都剝奪了。醫生已經有四十四歲的年紀，鬚髮也斑白了，面貌已經像一個老年人；他那枯槁的多病的妻子也有三十五了。安得列哀不僅是他們的獨生子，並且還是他們最後的一個哩。

紀里洛夫和他的妻子恰恰相反，他是逢着精神上的痛苦便要動的。那一類人。他在他的妻子身旁站了五分鐘之後，又高高的提起他的右腿，從寢室走進一間小屋子裏，那間屋子被一個又長又寬的蘇發椅佔了一半，他從那里又走到廚房裏去了。他在爐竈和廚子的床鋪近旁繞着走了一陣之後，便低下頭從一個小小的門裏回到會客室裏來了。

他在這裏又看見那白圍巾和那蒼白的面孔。

「終究出來了！」阿布金伸手握住開門的把手，嘆道。「走吧，請！」

醫生抖顫了一下，望了望他，便記起來了。

「聽我說；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不能去嗎？」他如夢初醒的說道。「多麼古怪！」

「大夫先生，我不是頑石作的……我完全明瞭你的境地……我對你很表同情！」阿布金把一隻手放在他的圍巾上，用一種乞求的聲調說道。「但是我要求這件事情，並不是爲我自己……我的妻子要死了！你若是聽見她哭，你若是看見她的臉色，那你就會明白我爲什麼要這樣堅執了！我的老天爺！我還以爲你進去預備走哩！紀大夫，時間很寶貴啊。來吧，我求你！」

「我不能去，」紀里洛夫每個字中間停一下的說道。他說完又回